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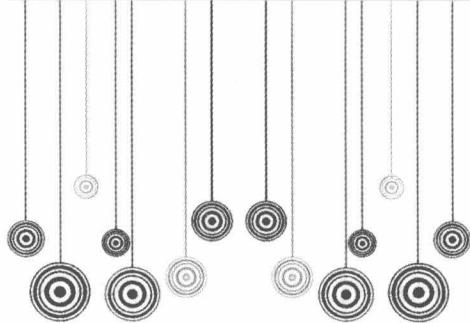
余芝灵 著



等到所有的尘埃都落定，总有一些花香，跟了人，一起去。

# 只为去看月亮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余芝灵 著

只为去看月亮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为去看月亮/余芝灵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5650 - 0141 - 3

I. 只… II. 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586 号

**只为去看月亮**

余芝灵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印 张 15.5

发行部:0551-2903198

字 数 187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0141 - 3

定 价: 2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序

沈天鸿

“多少次去旷野，就为去看月亮，只为去看月亮。”

“我永记得：曾经，有一个月圆之夜，那时，月明。月下，有男孩女孩。”

这些如水如月光的句子是冰心散文里的？不是，是余芝灵散文里的。那么，是余芝灵受到冰心散文的影响？我因此特地查阅了这本散文集里的散文——说到卡夫卡、米兰·昆德拉、泰戈尔、梁实秋等等，却没见提到冰心。那么，是因为女子都是水做的，所以，流淌出来的月光在气质上因此相似吧。

我很早就注意到，女散文家的散文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它基本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对男性不抱好感甚至憎恨、反抗却又表现为男性化（请原谅我不列举它的代表人物了），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却又表现为非现实主义。冰心和余芝灵的散文就都属于后一种。

现实主义的却又表现为非现实主义是指从创作方法和思想性质来看，这类散文从创作方法和形式看，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但因为纯净、飘逸，对具体的事情的忽略或者说虚化，和强烈的抒情性，它的美学性质和风格却又是非现实主义的——我只能说它是“非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仍然与现代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等截然不同。例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又例如余芝灵这本散文集里的散文，《只为去看月亮》、《散步小记》、《弯曲》、《当我坐上火车》等等，就都是。它们都是写大地上的人和事物，都按照现实中事物的本来形象来写，不变形（如果有些变化，也只是用明喻，不用现代主义的隐喻），甚至有些篇章里的生活气息还浓郁得很，但就是不愿意具体、详细地叙事，从而被突出的不是人和事，而是事物的意象，某些意象集中到一篇里，当然也暗示出了人物（“我”或者其他被提到的人），但人物与用事件写出的不同，也只是意象——意象是什么？是代表性的符号。因此，余芝灵在她的散文里说的虽然是她自己的喜怒哀乐，但因为是通过意象，并且使自己（“我”）也成为意象，所以一己的喜怒哀乐也就变成了所有人的喜怒哀乐（通俗地说，就是小我已经变成了大我）。这，对于散文当然是重要的）。而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却又表现为非现实主义的途径或者说秘诀。

不是象征主义当然不妨碍运用象征，甚至，象征还是主要的方法。余芝灵每一篇散文的结构和对意旨的暗示，都是通过象征来获得和进行的。象征，对于她的散文是不可或缺的那最为关键的 x。但是，这象征又不是那种完善了的严格意义上的象征，而仅仅是“泛象征”，是本能的而非自觉的象征。如《只为去看月亮》中那反复出现、贯穿全篇的月亮，肯定不再是自然界那个月亮了，也就是

说，它已经具有它本来并不具有而只是作者在此赋予它的某些性质和意义了，但是，仔细看这个月亮，又发觉作者赋予它的性质和意义还不足以完全改变它，它和人间万姓仰头望的那月亮没有多大区别，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那轮天上的月亮。所以，我把这种象征称之为“泛象征”。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在更多篇章如《冥想》、《那时，月明》等，也常常是在它们眼看就要成为完全的或者说真正的象征时就停止了，并且常常是笔触荡开，不再回来。——真正的象征是深刻的甚至是有些晦涩的，因为它负荷着思想的重。读冰心读余芝灵的这类散文，我承认：有一种散文是可以不要那思想的重的，因为它要的是轻灵，是儿童般的纯真。它是成年人的感受与技巧和孩子的烂漫想象力的结合体。对于它，重要的只是并且永远是内心，这内心就是那在草丛、花间、水面或者小路上，在日光或者月光星光中飞翔的蜻蜓，如果它接触到什么，也不会长时间停留——换句话说，“蜻蜓点水”是这类散文的突出技巧，它不断地带着不同的“水”翩翩飞翔，那些不同的“水”混合并且散发出的气息，就是它所要传递给感受到的人的信息。所以，必得停留于“泛象征”，以免因为形成完全或者真正象征而妨碍这类散文的构成。

但是，为什么又需要有这“泛象征”？很简单，因为不论何种文体的文学作品，都以象征（不是作为局部技巧的象征）为指归，以使作品获得超越所写之对象的弥散的意味，从而保证所写的是文学作品而不是非文学的文章（非文学的文章的意思总是只局限于所写对象和其字词的）。“泛象征”虽然不是完全的象征，但它也还是能够将一定的象征性赋予散文的。

再一点，就是上面说到的“内心”的使然。内心的激情要表达出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说出，所谓直抒胸臆；一是“穿上外衣”，所谓含蓄委婉，即不直接说。女性是被公认为善于含蓄委婉的，而要含蓄委婉，就必然要借物说事，而借物说事，亦即物成为代言者，几乎就是象征了。因此，象征方式几乎就是女性天生拥有的专利。作为散文家，又具有后天得到的文学的修养，先天与后天相结合，余芝灵突出运用“泛象征”来构成她的散文，便是很自然的了。

仍然因为是内心——没有谁会把内心的东西完全说出，何况又是借事物在说话，所以，在余芝灵的散文中这种由内心情感点燃的泛象征虽然有时也会变得强烈，但它们的含义仍然是与作为泛象征的事物紧密纠缠在一起，不完全明朗，从而拥有了神秘性，具有迷人的力量，像符咒一样抓住了读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美学效果”或者“艺术感染力”。

论述至此，我已尽可能简明扼要论述了余芝灵散文的构成方式、美学性质和美学效果的由来。同时，也等于论证了余芝灵散文的个性特质和美学价值。而具有自己个性特质和美学价值的散文，自然是有着存在和值得被阅读的充分理由的。

谨以此为余芝灵散文集《只为去看月亮》序，并贺《只为去看月亮》付梓面世。

2009-08-03

# 目 录

序 .....	沈天鸿 (001)
<b>第一辑 露珠</b>	
窗户 .....	(001)
弯曲 .....	(003)
寻春 .....	(006)
哨声 .....	(008)
春天的声音 .....	(011)
只想睡去 .....	(013)
春天来了 .....	(015)
从江南回来 .....	(018)
命定中的幽兰 .....	(022)
散步小记 .....	(024)
雪啊，雪 .....	(028)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 .....	(030)
家园何处是 .....	(035)
时光的宿命 .....	(039)
每一天都是新鲜碧绿的 .....	(041)
在路上 .....	(044)
冥想 .....	(047)
只为去看月亮 .....	(049)
雪，正在落下 .....	(053)
山行 .....	(055)
心雨 .....	(057)
梦话 .....	(062)
再上黄山 .....	(066)
一只鸟儿，或一片叶子 .....	(069)
于是，就想到 .....	(072)
曾经的森林 .....	(074)
月夜小字 .....	(077)
秋，更深了 .....	(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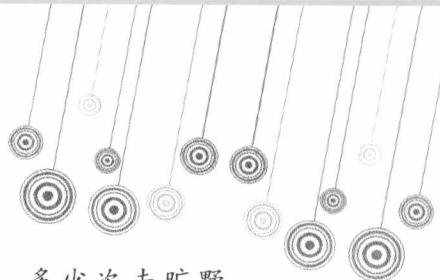
我挽不住那些消逝	(083)
凋零	
——给一位朋友	(086)
中秋夜随笔	(089)
手持一盏内心的油灯	(091)
等待	(093)
生活这本大书	(095)
再也走不到那条道上去	(097)
每一个人都只是自己	(099)
世间没有无缺憾的爱情	(102)
被卡夫卡击中	(108)
读书杂记	(111)
我读昆德拉	(115)

## 第二辑 清泉

岁月无痕	(121)
母亲，您真的该歇歇啦	(124)
母亲的落寞	(127)
你的眼睛	
——给我的母亲	(129)
写在父亲节	(132)
晒棉被	(137)
那时，月明	(139)
我的外婆	(141)
不，不行	(145)
在秋天里，我会常常想起他	(148)
少时伙伴	(151)
一年又逝去一半了	
——兼怀好友彭	(158)
下乡偶记	(162)
童年的秋天	(164)
别是一番滋味	(166)
棉布女子	(171)
衣说	(175)
生命如花	(178)
小物件	(181)
密码	(184)

### 第三辑 箫声

乡村	(187)
孤独	(190)
空旷	(193)
内蒙诗草	(196)
走在深秋	(198)
生命的荣枯	(201)
烟雨江南	(204)
河流	(207)
走着，走着	(209)
与文字的私语	(211)
深秋	(213)
凌乱的脚步	(216)
秋天，在水边	(219)
那些花儿	(221)
月夜私语	(223)
只剩一抹清凉	(225)
还乡，还乡	(227)
看见一扇门	(230)
一个人走在雨里	(232)
当我坐上火车	(234)
后记	(237)



多少次去旷野，  
就为去看月亮，  
只为去看月亮。

# 窗 户

每一扇门里，都镶着一扇窗户。

泰戈尔说过：上帝每为你闭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门和窗总是相依相携着，相辅相成着。

许多的时候，门和窗都开着；也有许多的时候，门闭着，窗却开着；当然也有的时候，门开着，窗却闭着。而我，常常地将门、窗全闭着。

许多许多的时候，我将门和窗全闭着。

窗户外，常常别有洞天：翠翠生烟的绿树，大朵大朵的阳光，新生的婴儿粉嫩粉嫩的脸；夜晚，还有绽放的烟花。

但我，更多的时候，喜欢闭合着窗户。

我宠不了高楼为花草树木，宠不了市声为山涧流泉。从这扇窗户里，我也望不见一轮完整的月亮与一碧如洗的天空。开着窗户，世界却常常的一片混沌灰暗，吵吵嚷嚷，嘈杂不堪。充斥耳鼓的便是：整天有人在争斗，无休无止地争斗。

我总是闭着窗户。

精致的绣花窗帘垂下来，屋子里霎时一片阴凉。安静、美雅。这才是我的天地呀。

但，事实是，窗户永在那里客观存在着，如一个人的明眸在那里与你对视，窗户是会说话的，是有思想的，你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再说，你必是需要窗户，才洞开这一扇窗户的。闭上窗户纵有千般好处，窗户自身的功能，你却不能真的去忽略。哪怕有再大的尘烟，浓烈、呛人，你都得忍受。某些时候，你都是必要打开窗户的。打开窗户的当儿，这些浓重的烟雾便随着浩荡的风蜂拥而入，而你，却避之不及，将它们吸入五脏六腑。更多的时候，你只是想装一屋子阳光与花香，装一屋子的温暖与云霞，但嘈杂与纷繁却顺



月



势挤了进来，使你猝不及防。当这些尘埃硌得你周身疲惫与疼痛时，你方领悟到：哎，这恼人的窗户，早知这样泥沙俱下，我又何苦打开？阳光未装进来，却捋进来满空间的清冷与忧伤。

看圆圆的月亮高挂中天，便想邀请入室，共舞。孰料，月亮进来了，思乡的情结也迅疾而至，月亮便也迅疾亏损，亏损得不复圆满了，甚至长了毛边了，模糊了，远了，光影消遁了。

窗户，为每一个人都承载过或多或少的梦想。例如，我曾经便透过窗户乘上梦的彩翼，假想自己会成为一个美丽的仙子，将来嫁个骑着白马、飒飒英姿的如意郎君；例如，崔莺莺窗外听琴；例如，卓文君司马相如黑夜私奔，这些经典的爱情故事，都是与窗户有着深厚的渊源的。

谁，还不是希望窗户是敞开的呢？假如，这世界真的那么洁净、明丽？

窗户，开着，还是闭着？

我常常试图拒绝喧嚣与浮躁于窗户之外。但无论怎么样的拒绝，那些喧嚣与浮躁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它们永在那儿。那些花草、树木，那些美好的脸庞与笑声，也永在那儿。还有那些苦难与悲伤。这个世界，我们是拒绝不了的。就如我们拒绝不了爱与痛。屋子里的窗户关着，心窗关得上吗？纵用一万只锁，也锁不住心窗的。我能拒绝那亿万朵鲜花的盛开吗？不能！我再荒芜，而那欢喜的花儿不管你拒不拒绝，它照开不误，芳香四溢。单纯地求得清静与幽香，只是一种梦境，亦是一种天真。

窗户，是开着，还是闭着？许多时候，我闭着。但也有许多时候，我必须开着。

我必须透过窗户看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人生。我拒绝不了许多召唤，美好的召唤。这其间，或许也有魔鬼。

2007-07-02



多少次去旷野，  
就为去看月亮，  
只为去看月亮。

## 弯 曲

常常去散步的乡间小路，突然就堆起了许多沙子、石头。路面也扩宽了。小路两旁的树木、花草也连根铲掉。

心里不禁就“嘎崩”一声，像断了一根弦似的，有些麻木了。  
这一条路终将不再属于我。

绿树花草掩映的小道将不复再现。拖拉机、汽车、摩托车在路上肆意吼叫，吞云吐雾。大肆张扬着它们的热情与活力，卷起一路尘灰，大摇大摆地来来去去。

一些低低矮矮的民房也拆除了。剩下瓦砾与碎石。悠闲的鸡们、狗们也随着它们的主人迁徙了。绿树环绕的河水变得阴森墨绿，臭不可闻。再也见不着曼妙的捣衣女子，甚至连鱼儿荡起的涟漪也见不着了。

不过是几天工夫的事。

我每每于傍晚来散步。穿了布鞋，来踩这松软温厚的泥土，来呼吸这旷野清澈的空气。伫立河边，享受轻风的爱抚与河水的温柔。看鸟儿自由地滑翔于水面，望鱼儿优美地画出弧线。远山青黛。碧水悠悠。这些，伴我度过多少个美丽黄昏。

常常迎面撞着恋爱中的男女。躲于树荫下、草丛里，享受这无边的旷野，享受广阔无垠的爱情。如今，花红了，草绿了，再也闻不见花的气息，看不见草的芳踪。喁喁的情话，也叫风儿刮了去，无处藏身。

这一条路将通向富贵、殷实，笔直、广阔。满眼碧绿的树木、花草，将被匆匆长高的楼房替换。文明富庶的气息将取代贫瘠、瘦硬的气息。

我的布鞋，如果想念泥土了，想念真正的泥土了，那我怎么办？



真的是恐慌的。

吃草的牛儿哪儿去了？或许，这里再也用不着耕牛了吧？

每一天都在结束，每一天都在开始。美丽的开始，残缺的结束。残缺的开始，美丽的结束。

看那满树的青枝绿叶，才不过刚刚从隆冬的痛苦挣扎中苏醒过来，千枝攒万叶，萌发出勃勃生机来，却因了春天来了，被杀戮、被砍伐、被删减。所有的进步都是以牺牲与苦痛作代价。

那一排又一排民房里明亮的灯光哪里去了？蹦跳着的欢声笑语哪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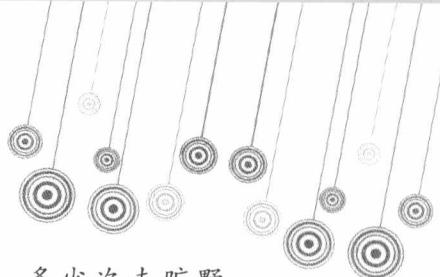
许多的鸟雀将又一次失去家园，流离失所。说不定许多的，才不过刚刚完成爱情最初的情节，还未来得及生儿育女，便要各自东西。

怪道这些天来，我家门前多了许多的雀子叫声。每日每日的，急急地啄破黎明。只因庭院里生长着几棵杂花野树，多少能给它们一些荫蔽，它们欢快地认作家园了吧？叽叽喳喳，吵吵闹闹，也不知是争一点可怜的地盘呢，还是在抢夺爱人。每日的清梦总被它们啼破。多少，也给我的心田里灌溉了些清泉。从小听着鸟啼声声长大，在鸟啼声声中轻松走过童年、少年。鸟啼，早已融入我的生命，不可或缺。你们，便在我的门前安了家了吧？看着你们的蜗居，心里踏实。

时常会静坐在清晨或黄昏。听树上的鸟啼，看花儿的起伏，深深呼吸泥土的呼吸，倾听绿草的脉搏与心跳。

忧伤弥漫。

也许，很快，我便也失去再回乡村的行走。父母已日渐衰老，村庄的炊烟已日渐稀落。每次回去，迎接我的只是几只鸡，间或一条狗，几个佝偻着身子瘪着嘴的老人。孩童上学去了，或是跟着打



多少次去旷野，  
就为去看月亮，  
只为去看月亮。

工的父母亲成了外地的临时居民。年轻的一辈，背负着五谷、炊烟，背负着苦难与贫穷，在外乡拓宽自己的天地。村庄的树木花草再也不复往日的浓稠，显出些颓败与凄清。小溪永远奔流，但似乎也流淌着密密的愁忧。再山清水秀的地方，总是要有人守着的啊！

父母在衰老，村庄在衰老。

哪一日，终会望不见炊烟。

我的父母终会被时光收回了去，成为一杯泥土。而我。乡村的路便会离我愈来愈远，渐趋模糊，渐趋于无。

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会弯曲，无论粗笨，无论细致。通往乡村的路，曾是曲曲弯弯、沟沟坎坎的泥沙路，如今已是可通汽车的公路了，很快便会成为柏油路或水泥路的吧？

我亦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扎着两只羊角刷子的疯丫头了。

我再也不会戴上一枝两枝兰花，扑在母亲的怀抱里听她唱古老的催眠曲了。

偶回乡村，灶膛里的柴火，我再也烧不着了。它们与我全失去了亲近，不听使唤；而且，我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亦与粗朴的柴火极不相宜。

锅巴粥、茶叶、干笋丝、土鸡蛋、土猪肉……将一一离我远去。市场上买得到的，却永不是栽植在我灵魂里的那些。

我亦早已弯曲成俗世里的一株植物。无论暖凉，无论冬夏，已不再在我心灵的湖水里掀起大的波澜。

伫立激荡与苍茫，一如凝视丽日蓝天。

伫立丽日蓝天，花开花落，淡如云烟。

2007-04-25



## 寻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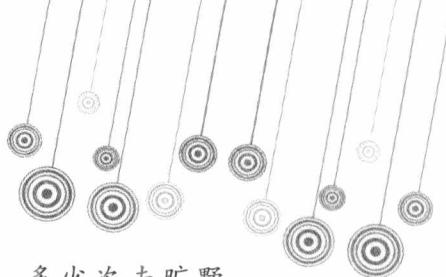
年已净，雪已静。鞭炮声渐远。  
恍惚间，有春汛来访，直入鼻息：踏青去？  
树木枝杈纵横，一片叶子也无。却停驻着一粒又一粒的鸟啼。  
春风已俨然在亲吻着那些枝桠。

旧年的枯草仍倔强着不肯倒伏，而新生的草色却渐渐分明了。  
水鸟在河水里优雅地划行，野鸭在河水里畅快地沐浴。河的一侧是田畴。田畴里有葱绿的蔬菜，有未融的积雪参差错落；另一侧是数不清的石埠，石埠上蹲着些捣衣的素净女人。河水清清亮亮，如少女的眸子，嵌在村庄的中央。河滩上有奔跑着的孩子，一串串笑声洒落在草地上。

田埂上，到处是星星一样眨着眼睛的野草，嫩差差的绿，让人不忍心踩踏。有荠菜，有茼蒿，还有数不清的无名的绿色精灵。田沟里的水也在欢悦地歌唱，不知里面是否藏着泥鳅？收尽稻子的田野，裸露着稻茬，清一色的米白、整齐。这是我的家园么？是我的稻田么？我曾经收获过一茬的金黄么？人，如真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稻田，应该会幸福些。在自己的稻田里，种下汗水，种下梦，种下无尽的辛苦与甜蜜，便是真的歉收，也终究会宁静、心安。或者，人如是一棵稻茬，也可能会幸福些。毕竟有所奉献。而且更重要的是，来年还能再一次郁郁葱葱。再一次让收获的人不但收获稻子，还收获喜悦与温暖。

伫立棉田，近处远处说不尽的萧索寒凉。棉桃脱尽，棉秆枯瘦，叶子斑驳。而你心里应是溢满着那温暖的白。光阴怎样的流转，那耀眼的白却会不时在心头明灭。

坐在堆满枯草的地头，地里是绿茵茵的油菜，是翠碧的小麦，是黛青色的橘树。这些东西经冬犹绿，遇大雪犹绿。连续半个多月



多少次去旷野，  
就为去看月亮，  
只为去看月亮。

的暴雪并未将它们击倒，却反而使它们更加青葱。

远处是青山，树木蓊郁，参差差，极是旺盛。秋风无论怎么样的强劲，总有些树木比它们更强劲，永远茂盛苍翠。

天空上飘着些微云，地面上起着些微风，阳光柔和得让人恍如梦中。融入青山绿水，坐在田间地头，恍惚间，也只觉得自己不过如一株庄稼，只是到底长势憔悴了些。

一朵花儿也无。春天并未潮水般涌来。无蝴蝶飞舞，无蜜蜂翩跹，亦无燕子轻灵的身影。田间的泥土味也并不那么浓烈，甚至还只是冻土。背阴处尚余积雪。离“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应是还远。

是春天走净了，还是春天未来呢？这么安静！而我又分明听见了江河奔腾似的呼啸与万紫千红的纷繁，还有鸟雀虫子欢乐的合唱！

只是，这些在哪儿呢？我为什么就没赶上呢？我是来得太迟了，还是太早了些？

但愿是来得早了些吧？而大股的春天铺展开时，也许我是不适合来的。太喧闹了，眼看着便是大瓣大瓣的凋落。徒然繁盛矣。而初升的月亮，总是那样清新如牛乳，让人一点一点地盼着。

春水确已明净了，欢畅了。鸟已在枝头闹春。

寒，已渐渐地退缩到时光的深处。

2008-02-16



## 哨声

早上还在梦中时，便听到春的哨声了。春的哨声，吹得很清丽，很悠远，很绵长。以至于，那些光秃秃的树枝，也为之嘹亮了起来，壮阔了起来。鸟儿，只是在为它和弦。风，在为春鼓与呼。它们，都在远远地向着春，多情的春，缠绵的春，风情万种的春，打招呼了。

远方的河流，在呼应。草木在呼应。花朵在呼应。山峦在呼应。一切，都在呼应。

大合唱。交响。

不禁有些激动了。一种远古而又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似星辰，似蒹葭，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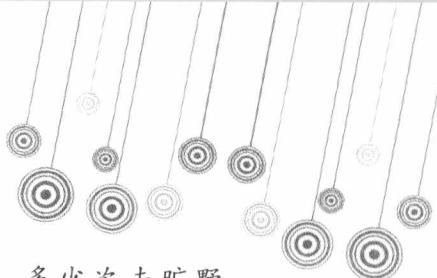
风吹。与我的窗棂私语，柔软得不像话。像是拂在心上的绸。水也暖了。一切，都在醒。都在醒。所有的伤与痛，都会在春天，痊愈吧。所有的告别，也会在春天聚会吧。

来，让所有的鸟儿，所有的蜜蜂，所有的蝴蝶，都来，都来舞上一曲。所有的叶子，所有的花……带上你们的竖琴，带上你们的旋律，带上你们的献诗，为春天，为爱，为心。

春来了。不疾，不徐。踏着一种圆满的节奏。

等待春天，许多夜不眠。

其实，春一直在那儿。一直。与季节无关。



多少次去旷野，  
就为去看月亮，  
只为去看月亮。

望着窗外漆黑的枝丫。我呆呆地想，它会绿吗？它不是死去了吗？没有一点生命的信息。直挺挺地指着天空。像一根根扭曲的铁丝，坚硬，虬劲，冰冷。雨，落在上面，无声无息。它，像是根本没有收听到似的。不意会，不言传。只默默地想着什么，心事弯弯——春风，会亲吻它；春雷，会震醒它；春雨，不是正在滋润着它吗？鸟啼附在树枝上，一粒粒清脆粉嫩，似珠子，滚落玉盘。

一切都在悄悄中。

菜市上，已有翠碧的地儿菜卖了。还有蒿子，香椿苗。都是春。唱着歌儿的春。勃勃地升腾的春。呼啦啦扇着翅膀的春。白菜，芹菜，绿得水灵灵的，嫩生生的。不像冬天里，脆弱易断，给冰霜冻的。

晚上在清瘦的池塘边漫步，到处仍是光秃秃的。只见浓密的灯光，与枯败的荷影。薄薄的雾在池塘里氤氲，淡蓝色的，裹着一股清新的湿润的气息。吹拂在脸上，心上。如玉。又像是一个巨大的梦，或广阔的秘密。柳树，如一个个蓬头媳妇，又瘦又黄，像是整日在忙着家务，而无暇顾及梳妆打扮。乱糟糟的头发如一绺绺碎布条，向四面八方撕扯着。一点往日的姿容不见。看吧，听吧。过不了几天，她们就会像鲜嫩的少女，一个个袅娜娉婷，碧玉妆成。

雨，立春前几天，就在开始下着。缠绵的雨。一丝丝，斜飞着。还在下，“沾衣欲湿杏花雨”。杏花，似还早。雨，是细细的，柔柔的，也凉凉的，却是有着温度的，春天的温度。早春的温度。

草，已在萌发了。早就在萌发了。溪水也大约在长胖了吧？竹笋一定在拼命地向上，向上。杜鹃花，兰草，油菜花，啊，还有蜜蜂……我的眼前仿佛是一片红的江，绿的海，香的河流了。